

現代名人創作叢書

鄭振鐸  
創作選

上海仿古書店發行

一九三六年十月初版

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四角

編者 筱梅

發行者 仿古書店

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

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

上海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

代售處 各大書坊

鄭振鐸創作選

版權所有

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

# 鄭振鐸創作選序

把持了中國新文藝的文壇，有十幾年以上這樣悠久的歷史的健將，雖然不很少，但是鄭振鐸也能算得一位了。

鄭氏對於文學大顯身手的辰光，大約是民國九年罷，我那時候還是七八歲的小孩子，對於他當然沒有什麼印象；以後聽聽我哥哥們常常談到他們的名字，以及我自己所接觸的，我心裏常常憧憬着鄭氏是一位喜談理論的學理作家，我現在覺得這些有點謬誤。鄭氏不但對於理論上很有建樹，就是文藝方面，也有很大的供獻。

鄭氏自民國九年以後便當任了時事新報的文學旬刊的主編，該旬刊出版了四百多期，鄭氏也曾做過小說月報的編輯，還著作了戀愛的故事一部，海燕一部，山中雜記一部，家庭的故事一部，此外也許還有，就是翻譯的也不少，編輯的更多，至於另碎碎玉散見于文學，文學週報，文學季刊等名刊上的作品也更不少，所以鄭氏對於新文藝上面，確實是賣了很大的氣力。有人道：「鄭氏後來遠不如從前努力，」這也是普通

一班難免的現象。譬如：做大將的往往是從小兵出窠，但是他既然出了窠，做了大將了，他還肯像做小兵的時候，輕于上戰場上嗎？固然身價是大了，但是生命也要緊的。

鄭氏的創作品的作風，似以秀美見長，但是他也不是天才的作家，他的腦袋也和普通人一樣笨，你們能仔細看他那些作品，便能深切地體味到他那些創作裏面，是沒有什麼聰明的地方顯露的；不過他還肯努力，還能孜孜不倦的去研究，所以他的作品還可以給一班中等以下的天資的人們去檢討，去研究。這裏要說到鄭氏作品的派別了：鄭氏的作品，好像是向着寫實主義這條路上走來的，因為他能處處根據現實，不放鬆現實，所以他的作品，也藉着這個而穩定了他的地位，因為這樣他才能算文壇上的健將，也才算有若干的供獻在文學界。就是這樣，也能算是新文藝運動中的一個功臣了。

我將他的創作翻開來看了一遍，將幾篇較好的摘錄下來，成了這樣一本書；也便將想關於鄭氏要說得幾句話寫了下來，以作簡略的紹介於讀者，但是結果還沒有說出什麼桃子李子來，祇嘮嘮叨叨地說了上面的一番話，就將它放在前面算個序罷！

筱梅作於上海啓智編輯室二十五年十月六日

# 鄭振鐸創作選目錄

## 一、散文

- 街血洗去後……………一
- 阿刺伯人……………四
- 黃昏的觀前街……………九
- 蟬與紡織娘……………一五
- 蝴蝶的文學……………一九
- 離別……………三八
- 海燕……………四五
- 月夜之話……………四九
- 山中的曆日……………五八
- 同舟者……………六五

宴之趣.....七五

“A La Mer!”.....八三

大佛寺.....八七

止水的下層.....九二

## 二、小說

安特美恩的美夢.....九六

愛坡羅與燧芬.....一〇一

麗達與鵝.....一〇六

桂公堂.....一一〇

美嫩與其父.....一九九

亞杜尼斯之死.....一九七

白比麗絲泉.....二〇六

# 鄭振鐸創作選

## 一、散文

### 街血洗去後

什麼事也沒有如「五卅」大殘殺事件發生得出我意外，使我驚怖的了！

那日的下午五時，我坐車至大慶里，到一家書鋪裏去看看有什麼「總裝書」好買。車子剛到浙江路南京路口，便覺得道路上的情形與往日絕不同。電車是照樣的開行着，汽車，人力車也川流似的駛走着，兩旁商店照樣的開着門歡迎顧客。行人道上擁擠着人羣，與往日一切相同。然而總覺得有一種絕不相同的氣象在。人人都停立在那裏，好像被什麼大驚駭嚇得癡呆了。由眼睛中顯得出有的人是帶着大恐怖的情緒，有的人是帶着疑問而不意的驚恐。我呢，自然也是疑問而驚恐。

車子走在南京路，看見兩旁站着許多氣概凜然態度兇橫的英捕，與不穿制服而帶着槍械的英人，有的橫立在路中，好像有什麼嚴重的警備。是火災，是什麼大盜警罷，我這樣的想着。市政廳與雲南路口一帶，戒備得尤嚴。情形更不對了，有好幾家店鋪是閉上了鐵門，駐足而觀的人更多。

車子停在大慶里口。平素深夜絕不關閉的里門，現在也閉上一扇。我問車夫「什麼事發生了」他說：「打殺人打殺人！」我也不能細問，便下車進了里門，到那一家熟悉的書鋪裏去。我見他們的店夥，都擁在靠近西藏路的里門口看什麼東西。我也擠出去一看，什麼也沒有，只是街上的人極多，多帶着驚恐未定或疑問而驚奇的神色。我明白必有什麼空前的大事發生。奔進書鋪，去問鋪主，——我的一個朋友。「什麼事？什麼事？」我問他。他道：「學生鬧事，不得了！不得了！巡捕開排槍，打殺了幾十個學生。」這如一個驚天動地的大霹靂。使我驚嚇得好一會不能開口。我如在夢中，想這也許是做夢罷！南京路，開排槍，殺死學生，這幾件事怎樣會聯結在一處的？我絕不相信，絕不相信？我的朋友接說道：「早晨，有許多學生被捕入巡捕房



了。下午一時許，他們在先施公司之前，集合大隊講演，白旗滿街飄揚着，車馬都不能通行，巡捕捉去了好些學生，路人與其餘的學生，都跟了被捕學生走，有好幾萬人，好幾萬人，擁擠在老閘捕房之前，於是巡捕開槍了！我於是纔知道這居然是真實的大事變，不是夢，絕不是夢，我全身似爲憤怒的火所燒灼着。我叫道，「就是學生講演，也不至於被殺死呀！南京路，南京路，怎樣會放起排槍來！」也顧不得我的朋友，只當他是捕頭，在嚴厲的質問着。「我們且出去看看罷。」

於是我們走在街上，由西藏路口，走到永安公司，一切情形如我在車上所見的。有一家店鋪，正在打掃破玻璃。「這定是被流彈打碎的」我想着。街道上是的依然的灰色，並不見有什麼血跡。——血一大堆的，一大堆的，都是沖洗去了。——要不是羣衆如此的驚駭而擁擠着，我幾乎不能相信一點三十分鐘之前，在這裏正演着一齣大殘殺的活劇！再走下去，行人漸少，看不出什麼緊張的空氣，只有幾個人靠在店櫃上驚奇的偶語。

夜裏，我又與一位前輩同到南京路去。燈火閃耀的明亮着，語聲，笑聲，笙歌

聲，依然的。店門大張着，顧客陸續進去，依然的。要不是老蘭捕房門口戒備森嚴，要不是巡捕騎在馬上，手執着鞭，跑上行人道，驅打人，我絕不相信那天下午會有空前大殘殺事件發生。轉了一彎，看見寧波同鄉會前擁擠着許多人。我們一驚，以為又出了什麼大事。懷着戒備心走近一看，原來是南方大學平民學校在那裏開遊藝會！

## 阿刺伯人

阿刺伯人會給世界——至少是歐洲——的人類以強大的戰慄過；那些騎士，跨着阿刺伯種的壯馬，執着長槍，出現於無邊無際的平原高原上，野風剛勁的吹拂着，黃草垂倒了他們的頭，而這些壯士們凜然的向着朝陽立着，威美而且莊嚴，便連那映在朝陽下的黑影子也顯得堅定而且勇毅。啊，那些阿刺伯人，那些人類之鷹的阿刺伯人！

據說，如今長槍雖然換了火槍，他們的國土雖然被掠奪於他人之手，然而他們却還不減於前的勇鷲，尤其是關於劫盜的事；沙漠上如颶風似的來掠劫了旅客的寶物，

又如颯風似的隱去的，是阿刺伯人；沿口岸做着偷盜欺詐的種種不規則的事的，又是阿刺伯人。據說，阿刺伯人是那末可怕，你身邊只要帶了一百個佛郎，他便可以看上你了，把這些錢奪了去，還把你的衣服剝了一個光。又，據說，由上海到馬賽的一道長程的海行，就等於我們國內的長江旅行，一路上都要異常的謹慎，一不小心，便要使你失去了那旅行費，使你如魚失了水一樣的狼狽異常，不僅驚惶的至於臉變了色。不用說，那又是阿刺伯人幹的把戲。

啊，好可怕的阿刺伯人！雖然這「懼怕」不大等於那中古時代人類所感到的戰慄。

船由東而西，快要轉折而北了，停泊的地方是亞丁。啊，亞丁，那是阿刺伯人的大本營呀！一路上，托天的福，總算一點沒有損失什麼，如今却不能不更爲注意了。上船來的是賣雜物的黑人，那細細的黑髮，緊緊的拳曲在頭上，那皮膚黑得如漆，顯得那牙齒更爲可怕的白。夾雜在這些黑人之中的是阿刺伯人，有的瘦而微黑，有的肥胖若豬，頭上戴的是紅氈的高帽子；他們不異於印度人的是不異於我們故鄉的

人的，是不異於日本人的；他們並不可怕。他們將那摺着的毛巾，駝鳥毛扇子等等，陳列在我們之前，笑嘻嘻的在邀致生意。

那還是執長槍，跨壯馬，馳驟於戰場之下的阿刺伯人麼？

我想起來了，那天在新加坡，爲我們趕馬車的和慈老頭子，他並不斷斷爭價，多給了半個銀角，便笑嘻嘻的道謝的；也正是這個樣子的人，也正是一個阿刺伯人呀！

啊，好和善可親的阿刺伯人！

我們上了岸，亞丁却給我們以一個恐怖。太陽如一個絕大的火球，投射下無限的熱氣在我們身上。地上是一片黃土，絕無一株綠草可見，與香港，西貢，新加坡，科倫布的情形絕不相同，那黃色的地土，也反射出無限的熱氣；在這上下交迫之間，我們步行不到十幾步，便渾身是汗了。汗衫是溼透了，而額上的汗水儘由帽簷溜出，流得滿臉都是。要用手去揩，而手背已是津津的若剛由水中伸出似的溼了。前面是一片小公園，很有布置的植種了許多樹木；那樹木是可憐的瘦小，那樹木的枝葉是可鄰的憔悴。左面是一帶商店，店後便是奇形可怪的山岩，隻草片苔不生的山岩，而店的

隙處，便是一條通過山中而至「城內」的道路。那道路是那末峻峭蕪蕪，不禁的使同行者連聲叫道：

「不要走過這條路去；當心那阿刺伯人要剝我們衣服去！」

真的，在這麼的山路裏，剝去了一二個由萬里來的過客的衣服，算得了什麼一會事！

我們的「恐懼」便再伸出牠的頭來。

然而我們在寂寂悄悄的海濱大道上走着，除了洒水運貨的駱駝車，除了騎在小驢子上的小阿刺伯人，除了兜攬生意的汽車夫之外，一點也沒遇到什麼。我們匆匆的歸來，能在「阿托士」離開亞丁之前，趕得上船，還虧得是他們的指導。

那些阿刺伯人，那些和善的阿刺伯人，他們勇鷙之心，威壯之氣，難道已隨了時光之飛逝而消磨淨盡麼？

第二天清晨，「阿托士」又停泊在耶婆地了。照樣的上來許多戴紅氈帽的阿刺伯人，以及頭髮拳曲的黑人，照樣的笑嘻嘻的在招攬生意。有好幾個阿刺伯人，搵了

笨大的布包，黑的白的駝鳥毛扇子，由三層樓的頭等艙甲板，下到我們的甲板上來；梯口已用一個短鐵欄阻住了。一位「侍者」坐在梯後。他見這一隊阿刺伯商人下梯來，便立起來，用破椅上拆下的木條，猛敲他們幾下。有幾下是敲在梯級上了，有幾下是敲在他們的腿上。他們一個個見了這突如其來的打擊，便惶急得驚慌得不得了。一個個都匆急的跨過短欄去。看這惶恐的樣子呀，唉，我真有些不忍！然而最猛重的一下却敲在一位瘦長的老頭子手指上。他痛得只是把手來搖抖，而攆的貨物又笨大，一時不易跨過短欄。他心愈惶急，而愈不易跨過。在這時，他身上又着了一二下木條子。我把頭回轉了不忍看；我望着柔綠的海水，幾隻海鷗正呱呱若泣的啼着飛過去。我再回頭時，他已經立在他們的甲板上，不住的撫摩着那一隻被猛敲的手，還用口來吻潤着。而他的臉上眼中，還依樣的和善，一點也看不出恨怒的凶光。

我不知怎樣的，心上突感着一種難名的苦楚和悲感。

我面前現出一隊的騎士，跨着阿刺伯種的壯馬，執着長槍，出現於無邊無際的平原高原上，野風剛勁的吹拂着，黃草垂倒了他們的頭，而這壯士們凜然的向着朝陽立

着，威美而且莊嚴，便連那映在朝陽下的黑影子也顯得堅定而且勇毅。

啊，啊，這些阿刺伯的商販們便是他們的苗裔麼？

我不能相信，我不忍相信！

## 黃昏的觀前街

我剛從某一個大都市歸來。那一個大都市，說得漂亮些，是鄉村的氣息較多於城市的。牠此城市多了些鄉野的荒涼況味，比鄉村卻又少了些質樸自然的風趣。稀疏的幾簇住宅，到處是綠油油的菜圃，是蓬蒿沒膝的廢園，是池塘半繞的空場，是已生了荒草的瓦礫堆。晚間更是悽涼。太陽剛剛西下，街上的行人便已「寥若晨星」。在街燈如豆的黃光之下，蹣跚的獨行着，瘦影顯得更長了，足音也格外的寂寥。遠處野犬，如豹的狂吠着。黑衣的警察，幽靈似的扶槍立着。在前面的重要區域裏，彷彿有「站住！」「口號！」的呼叱聲。我假如是喜歡都市生活的話，我真不會喜歡到這個地方；我假如是喜歡鄉間生活的話，我也不會喜歡到這個所在。我的天！還是趁早走了吧。

（不僅是「浩然」，簡直是「凜然有歸志」了！）

歸程經過蘇州，想要下去，終於因為捨不得拋棄了車票上的未用盡的一段路資，蹉跎的被火車帶過去了，歸後不到三天，長個子的樊與矮而美髯的孫，却又拖了我逛蘇州去。早知道有這一趟走，還不中途而下，來得便利麼？

我的太太是最厭惡蘇州的，她說舒舒服服的坐在車上，走不了幾步，卻又要下車過橋了。我也未見得十分喜歡蘇州；一來是，走了幾趟都買不到什麼好書，二來是，住在閶門外，太像上海，而又沒有上海的繁華，但這一次，我因為要換換花樣，却拖他們住到城裏去。不料竟因此而得到了一次永遠不會領略到的蘇州景色。

我們跑了幾家書鋪，天色已經漸漸的黑下來了，樊說，「我們找一個地方吃飯吧。」飯館裏是那末樣的擁擠，走了兩三家，纔得到了一張空桌。街上已上了燈。樓窗的外面，行人也是那末樣的擁擠。沒有一盞燈光不照到幾堆子人的，影子也不落在地上，而落在人的身上。我不禁想起了某一個大城市的荒涼情景，說道，「這纔可算是一個都市！」



這條街是蘇州城繁華的中心的觀前街。玄妙觀是到過蘇州的人沒有一個不熟悉的；那末粗俗的一個所在，未必有勝於北平的隆福寺，南京的夫子廟，揚州的教場。觀前街也是一條到過蘇州的人沒有一個不會經過的；那末狹小的一道街，三個人並列走着，便可以不讓旁的人走，再加以沒頭蒼蠅似的亂攔而前的人力車，或籬或桶的一擔擔的水與蔬菜，混合成了一個道地的中國式的小城市的擁擠與紛亂無秩序的情形。

然而，這一個黃昏時候的觀前街，卻與白晝大殊。我們在這條街上舒適的散着步，男人，女人，小孩子，老年人，磨肩接踵而過，卻不喧嘩，也不推擁。我所得的蘇州印象，這一次可說是最好。——從前不會與黃昏時候在觀前街散步過。半里多長的一條古式的石板街道，半部車子也沒有，你可以安安穩穩的在街心踱方步。燈光耀耀煌煌的，銅的，布的，黑漆金字的市招，密密簇簇的排列在你的頭上，一舉手便可觸到了幾塊。茶食店裏的玻璃匣，亮晶晶的在繁燈之下發光，照得匣內的茶食通明的映入行人眼裏，似欲伸手招致他們去買幾色蘇製的糖食帶回去。野味店的山雞野兔，已